噬而嗑之則亨通矣獄者所以審查情偽審得其情
則知為間之道故欲去強梗之間又利在於用獄也
用獄所以致其刑也夫天下猶一身也頤口之間有
物以間之則為吾身之害天下之大有強梗以間之
則為天下之害以諸侯而有背叛弒逆之間不去之
則不足以通侯邦以卿大夫而有讒譖淩逼之間不
去之則不足以通臣道以庶民而有盜賊姦宄之間
不去之則不足以通民情然強梗之情難測也不可

無刑獄以察其為間之情是以聖人用之諸侯則有
邦典在用之卿大夫則有邦法在用之庶民則有
成在又鄉士掌國中之獄縣士掌郊野之獄方士掌
都家之獄訝士掌四方之獄皆所以去間也或曰衣
懿通天下之治而以刑獄為先不亦務末而遺本乎
曰刑獄之用非聖人之本心也使天下之人皆居仁
由義皆志道據德皆尊君親上物我兩忘於道化之

懲惡非尚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此
先王治獄之本意此卦其變為井卦其象外剛中柔
九四一爻間之為頤口中有物噬而後嗑之象其占
有其德則應其占也卦變自益來六四之柔上行至
於五而得其中也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電掣雷鳴无物不囬噬嗑之象明罰使知懼罰明則
情僞無所逃勅法使知避法勅則强弱不敢犯所以

以為助而與衆治之豈其過歟故雖噬膚滅鼻也而
曰无咎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腊肉乾而噬久藏而多毒九四為一卦之梗若腊之
堅而難噬也六三以柔弱之材居剛決之位陰居陽位
不能服人用刑於剛暴之人而反為所傷如噬乾腊堅韌
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是可鄙吝然奉法
以行終亦无咎夫用刑以去間功立而義立者上也

姦於義何咎葛亮欲殄漢賊而反遺街亭之毒吝也
然志在殄賊於義何咎伯禹祖征尚或以逆命聞周
公東征尚或以破斧聞一時之屈伸聖賢猶有所值
況六三以至柔之質遇難治之惡又居多凶之地則
遇毒何足咎乎象曰位不當也謂以柔居剛所處之
地不足以服人是以遇毒然勢不足以去間其功有
愧而其義无愧也是以小吝而无咎焉故論之君子
有殺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華督有大逆之罪孔

得剛直以去强梗則惡者去而治可通剛惡者為乾胕剛善者為金矢然猶曰艱貞吉去惡實難非正固則必敗於怯漏於踈然有强梗者聖人之不幸去强梗者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也又曰古者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不直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原闕

大權矣然必天其君而後能行臣職焉妻綱在夫
柔順而无攸遂固不足與大政矣然必天其夫而
後能行婦道焉是人倫之際柔之所以小利有攸
往者剛來文之也剛之與柔以分言之則有尊卑
以位言之則有貴賤以德言之則有健順分雖不
同而理則相須此一不獨立二則為文也彖曰賁
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
往天文也文明之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在於祿位之貴在於天爵之貴不在於人爵之貴貴之初九有忠信以為與有禮義以為器其出言有章其行有技業令聞廣譽施於身致飾於下位者自得也故大車楹楹不足以榮其身以義不當乘寧舍之而徒行也象曰義弗乘也君子取舍在於義而已如其義則謀王斷國亦不可以徒行也如其非義則守身獨善亦不可以苟取也初九之行乎貧賤豈悖義以為高哉若夫出車彭彭旗旐央央南仲之承王命也

言者二之從三非邪說而文其徇物之過也非
令色足恭而文其悅人之容也有仁賢以為汲引則
從之有尊貴以為應接則從之不然予教之從適以
為樂正予辱彌予之主雖得衛卿秖以自汚爾象曰
興上興也六二為離之主有中正之德則其與上興
者有所責有離明之質則其與上興者有所責六二
君子其得責道之盛歟安定曰須待也君子之道不
可以躁進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

侮然後人侮之君子於正道无少玷瑕則誰敢侮之
夫英華之絢麗而本根之不植則其英華不能秀也
丹青之錯陳而素地之不先則其丹青无所施也文彩
之相賁而正道之不常則其相賁也易至於陵慢今
九三文飾之盛至於濡如不徒威儀容節得其宜而
潤澤也雖言辭議論皆有潤色之文焉不徒立身行
已得其賁而潤澤也雖應事接物皆有潤澤之文焉
不唯施之一身得其潤澤而施之天下國家皆得其

初九以正道而相責九三何終能間之哉象曰六四當位疑也謂正應在初而三間之是所當之位為可疑懼此所以從初之志如飛翰也又曰匪寇婚媾終无尤也謂九三不能為寇而終獲相親亦无尤也白雲曰責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制人陰道常乏故有以受飾之理四雖自飾亦有皤如之質將受物文飾猶六二之須丘園之責皆已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

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相文此其所以為賁也凡剛自內進人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當懼人之寇己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六四雖多懼疑終何尤哉朱子曰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賁如皤如其質可受初九之賁白馬翰如其志欲從初之急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旌賢以隆賁之禮故得賢以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得文明以止之德寓羣賢藻飾之業不以列於朝著佩玉鳴珂者為已足又加責于岩谷握瑜懷瑾之儒厚意之將有筐篚焉委積之貌有玄纁焉吝於非其人施之於惟其人則賢才之來上而責君則光昭君德啟沃王心一人之吉也次而責國家則潤色皇猷黼黻政化國家之吉也大而責天下則宣明禮樂發揮綱常天下之吉也象曰有喜也謂其加禮賢臣轉吝

美是可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失其本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曰上得志也

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施尸賁之功為得志也既在上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真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矣質勝文固不可文勝質亦不可宮室而文勝質則

長有盈滿有虛損相為循環順之則吉逆之則凶隨
時敦尚其行以天君子所以不往莫非循天理之當
然也楊氏曰坤順艮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
辭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此順而止
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剥之道然聖人亦豈忍
天下之久剥乎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陰盈矣盈極
必虛剥極而七日來復是以君子尚之也於是乎知
有天道曉之以觀象云者欲其知天也戒之以消息

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剥牀足也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惶不去晉不亂正道滅而後凶于國者隨之故剥始于滅下其流及上夫小人之害正其有位者固為斯道害而无位者亦為斯道害楊氏以為我之説唱於下墨氏以兼愛之説唱於下率天下而禍仁義老莊以清虚之説唱於下率天下而反道敗德此剥牀之足雖自下進而蔑貞之禍亦自下始其曰蔑貞凶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以柔居君位實為羣陰之主總羣陰以聽命如貫魚而聯之不使其害正調羣陰以寬恩以宮人而寵之不使其激變御之以嚴懷之以寬則待小人之道得矣周赧王受制於强諸侯而不能統僭蔑之臣文宗受制於家奴而不能去閹黨之姦魯昭公誅意如而反致如之强僭而反受其辱質帝斥梁冀之跋扈而反致其毒皆以御懷之不得其道也令六五之待小人其

反側以致剝陽此其所以无不利也象曰終无尤也
舉宮人而不舉貫魚節文例也謂之終无尤所以見
其无不利也此乃六五之道不失而得懷御小人之
道歟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程氏曰
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六五爻更不言剝
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
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諸陽消剥已盡獨有上九一陽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於人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一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故九月為剥十月為坤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故曰陽天下亂極思治剥極思復流離蕩析之民孰不載君子以為安故曰君子得輿若小人處剥之極以邪剥正是剥其三綱五紀仁義忠信之道自去一已庇覆如剥其廬而无所容身於君子之下也象曰民

所載也五陰載一陽而宗之是民心之所冣載也又曰終不可用也一陽底五陰而反剥之是小人之終不可任用也君子得輿為民所載則有厚之之道小人之性自下窮上必剥其廬而後已楊氏曰陰極思治白公之亂幾危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輿之象

而有為銳然而有行此志之所當勉者也且君子之復何以見其亨以在已觀之向也陰盛而令也陽復向也困厄而令也通達出而顯仁无疾也入而藏用亦无疾也以朋類觀之協謀協知同心同德陳力就列惟此時為无咎官師相規惟此時為无咎以天運推之則天運之反復適當七日之期一之日為姤二之日為遁三之日為否四之日為觀五之日為剝六之日為坤至于七日而為復於辰為建子之月于律

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心不可見聖人觀于復而見之程氏曰一陽復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潘氏曰剥以順而止復以順而動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朱子曰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終日營營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

之心發見此善惡為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為陰陽也動靜天地之復善惡人道之復彖象言動靜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此卦其變為垢卦其象五陰一陽在下有陽氣來復之象其占利有攸往也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卦辭之主動勉君子以當行之運象辭之主靜示人

君以順天時之事雷聲之動而復於坤地之下陽氣
微也先王以此日至之辰而閉關商旅不行乎道塗
所以使之齋戒掩身以待陽之定也上之后王不循
省四方所以齋戒掩身以待陽之定考之月令毋發
蓋藏毋發室屋于以不發天地之房塗庭闕築囹圄
于以助天地之閉藏至于處必掩身禁嗜慾安形性
事欲靜是皆不行不省方推之也洪氏曰闔動物也
閉關以雷方岳也不省方以地皆王事也閉關以

下仁以復其仁如之何而不吉也程氏以志從於陽復之休美者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六三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之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復善而屢失危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門頻失而不在復也夫不思而得不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是則无待於屢復其勉而中此性焉安焉之聖人也是則无待於屢復其次有過則改而不二過有善則遷而无復不善此復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居上下四陰之中而獨與初九陽剛為應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然以陰居陰柔弱之極初九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為故不言吉與无咎聖人但稱其能獨復也甚矣特立獨行之難其人也六四之獨復豈與時高下徇物失已者乎豈悖衆以為異矯世以為高者乎六四之獨復非敢違乎衆也不敢違乎道也非徒從乎剛也不敢違乎道也道不當從不以小人

至於迷復必如太甲之顧諟天之明命然後不至於迷復必如成湯之日新又新然後不至於迷復楊氏曰上六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於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於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廬杞是也害真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為姦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勢成至於元

身之義厚養以俟亨進乃復之吉丘行可曰初為明
霽之君子知過即改上也二四為樂善之賢者舍已
以從人次也六五為不踐迹之善人自厚其身又其
次也六三為改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失而復又其次
也上六則物慾沈滯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又何
復之可言民斯為下矣

䷘ 震下 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无妄者實理自然之謂程子曰動以天為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至誠天之道也天之化育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與天地

君子所以立必正方聽必正容言必正言行必正
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正已以正物誠以正道得
則公理昭明私意泯絶成已成物无所往而不利正
道失則勝心横發作僞日拙喪物喪已无所往而可
利也仁我所行也不雜以無愛之妄則可以仁民可
以事親不至於弊而使天下之无父義我所行也不
雜以為我之妄則可以制事可以立敬不至於弊而
使天下之无君行乎禮而不失之妄則以正君臣以

而剛健則不屈於人欲大亨以正之本也五以剛中應二二以中正應五剛中而應則不累於柔邪之偏亦大亨以正之本也此則稟乎天命之性者也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此因文義推卦辭之反說也无妄至正理而止過此以往則有過是乃邪妄之動也天命不祐尚可行乎哉此則悖乎天命之性者也白雲曰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止於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

朱子曰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是箇不正望底卦如人方病忽勿藥而有喜此卦其變為升卦其象雷行天下无妄動之象其占大亨而利於正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陰陽相薄雷行天下震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物物與之以无妄之理而无一息之差此造化无妄之用也先王體之對時育物東作南訛之必以其序朝作

性而不為私焉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初九以剛實變柔而為主於內中誠不妄者也當位而動是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夫妄與无妄每於動之中見之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渾然天理之體寂然天性之貞智愚均具初无吉凶之可言喜怒哀樂之既發則有是非有公私有中有不中有妄无妄之所以分而一吉一凶之所由判令初九以无妄而往吉

自尊德非求貴也得其德則德自貴仁非求榮也得
其仁則仁自榮六二之不耕穫不菑畬利之獲
必耕於春為其始也穫於秋期於終也至誠无欲則
无所為亦无所期也菑於一歲為於始也畬於三歲
期於終也至无欲則无所為亦无所期也始終一致
意必兩忘順理應物焉往而不利象曰未富也謂不
耕不穫不菑不畬其心未嘗在於求富也此時此意
不識不知之時无思无為之時靜虛動直純一无偽

其不妄之誠非君子之道也夏臺之囚天心之享窮通變於前而湯之心未嘗變也狄人之避高山之荒屈伸變於前而太王之心未嘗變也金石之歌手足之啟死生變於前而曾子之心未嘗變也君子唯當憂吾心之未能无妄不憂吾身之未能无災也程氏曰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如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為有得邑人失馬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

災也有得則有失不足為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為妄動矣

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為彼此也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剛而无私无妄者也貞固守此

自无咎也有固守之誠則終无妄為之過无妄之道必慎

終如始然後能无過必修攸久无疆然後能无過必立不易方

然後能无過或昏於物慾或流於習俗或撓於事變者不能

无妄也九四之可貞无咎蓋不特守之於頃刻之間而必

職之當然何咎之有委之不為是失職也烏得无妄
五勿藥而四可貞君无為而臣有為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九五剛乾中正以居尊位下應六二柔順中正之臣
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此是不期而有但聽其自
疾爾久而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有有妄之疾
有无望之疾節宣不時喘慾不遏飲食不節寒暑不
避思慮不致如是而疾甚者有妄之疾也不治則死耳

仁或流於姑息之害為人臣止於敬過此以往則敬或陷於阿諛為人子止於孝過之者或有從令陷父之愆為人父止於慈過之者或有溺愛敗子之愆與國人交止於信過之者或有尾生喪身之禍此无妄之行所以有眚而无攸利也干鈞之重加之銖兩而移十丈之引加之分毫而差極至之理加之一毫而過此无妄之行所以有眚而无攸利擾象曰窮之災也謂无妄既極而復加進則反入於妄至於窮極而